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三十六回 八卦掌巧打太極圖 望雲亭奮勇拿二小

上回書正說到：八卦山試五絕藝，法禪僧的月牙方便鑊會戰賽判飛行俠苗澤苗潤雨。苗老俠的天罡刀法十分出奇呀！扇砍劈剝施展開來，上中下走三盤，跟法禪動開了手。法禪的大鑊也不軟，兩個人打了三十幾個回合，法禪鑊走掃堂，苗老俠飛身形起來，捧刀隨著地皮兒一豁他，就勢兒刀往前一翻一甩腕子，對準法禪的脖子就抹。法禪往下一退頭，老俠客抽刀獻掌，把刀往回一拉，法禪的命就有危險了。但老俠苗澤只是手在法禪的胸口窩兒上「嘍」打了一掌，法禪來個大屁股墩兒。苗爺往後一撤步：「高僧，承讓，承讓。」法禪起來，拿著大鑊臊眉搭眼的跑到一邊兒去了。苗爺剛要說話，東邊兒有人搭茬兒：「苗老俠客，不愧是一代的名俠。」說著話，邁步往前走，賽判兒飛行苗潤雨一看，嚨！原來是本山的二莊主、二爺胡庭胡元霸呀。

這可是個高人，手上有鷹爪力啊。胡元霸來到切近，一躬到地：「不才胡庭跟您討教。」「哎喲，二莊主，你是老一代的前輩英雄，苗澤奉陪。」胡元霸一按刀把頂碰簧，嚓楞楞一聲響，把刀就亮出來了。刀鞘子往背後一別，「夜戰八方藏刀式」站好，他要會鬥苗潤雨。苗爺往後一撤步，刀走「白猿獻果」：「二莊主，苗澤無禮了。」說完，往前一搶身，上右步一躬身左手一搭腕子，刀橫在自己的面前，刀刃衝著胡元霸的喉嚨咽喉就抹。胡二爺也是綠林，久經大敵，一看人家苗澤苗潤雨出手不俗，馬上收右步，弓左步，右步往左邊一滑，刀往底下一沉，一扇苗潤雨的腕子，苗潤雨往後撤步，胡二爺上右步跟左步，就勢兒刀一反把，刀把衝上、刀刃衝前、刀尖衝下，唰！就是一個「撩陰刀」。苗潤雨苗老俠一瞧，好快呀，往後一倒腰，出去有五、六尺，跟著胡二爺一個「長河斬蛟」，一捧刀，唰的一下，刀又到了，奔苗潤雨胸前便點。二爺胡元霸在人家名俠苗澤的眼前頭，這口刀施展出來很有特色。你是寶刀，我是一般純鋼打制的刀，我這刀碰上你的刀，按理得吃虧，可是我的招法佔上風。轉眼之間十幾個回合，二十幾個回合開出去，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。但是苗爺錯走一招，人家胡元霸斜肩帶背一劈，苗潤雨就應當往下一矮身，縮頸藏頭躲，讓胡元霸拔腰起來，躲他這招。沒想到苗爺上右跨步，拿左手的腕子一搭右手腕，跟著「啪！」刀尖一挑人家胡元霸的刀，這下苗爺輸招了。胡元霸就勢在他拿刀尖一挑的時候，「啪」一滾腕子，跟著攔腰一斬，一反，這一刀苗爺就躲不開了呀，只見人家胡元霸往回一撤刀，苗爺縱身形出去了。往後一撤身，抱拳躬手：「胡二莊主，不枉是成名的老前輩，高明高明，在下苗澤失招了，哈哈，我輸了。」大家看得出來，這是一時的失手，但是，真要是仇殺，那麼這一失手，你的命就沒了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展翅金雕鐵掌李源擦長衫，撲嚨一抖，鹿筋藤蛇棒就亮出來了。「哎呀，苗兄，你老人家累了，暫時後退，待我李源來。」說完，往前一趕步，啪，把鹿筋藤蛇棒往自己胸前一橫，裡頭是藤子的，外頭拿鹿筋擰成，兩頭一邊一個銅疙瘩，這東西悠起來軟中帶硬。胡二爺一看：「哎喲喝！老朋友，您貴姓啊？」「家住清河坊鎮，展翅金雕鐵掌李源的便是。」

「原來是黃河以北成名的名俠，想不到今日也蒞臨敝山，榮幸，榮幸，老英雄請來進招。」李源也不客氣，撥封八打招術，右手的後把一撒手，右手一立，鹿筋藤蛇棒就直上直下，「舉火燒天」，大銅疙瘩對準胡二爺頂梁就砸。

胡二爺把自己右手刀藏在中腿旁邊，左手掌伸出去，來了個「夜戰八方藏刀式」，他一閃身這棒可就空了，胡二爺就勢右腳往當中插，跟著右手再抽出來，刀往前遞，對準李源的右腿便砍。李源腳尖一點地，長腰起來，橫棒一斜身，人家胡二爺把刀一卷，左手是掌，右手是刀，往這一站，兩個白猿棒三十六式，上中下走三盤舞動如飛，恰似烏龍攪海怪蟒翻身，啪，啪，啪，掛著風聲十分快。兩旁邊的人看得都眼花繚亂啊。兩個人轉眼之間就幾十個回合開出去了。說真的，李源李老俠的本領得在苗爺肩下，不如人家苗潤雨，幾十個回合開出去，李源就進不去招了。西方俠於成一看，徒弟要失手，心想：得了，別讓徒弟栽這跟頭了。於成托著鬍子往前一蹭身，兩步就到跟前了：「哈哈，胡二莊主，暫時先住手。」李源虛點一棒縱身形出去，他十分感激恩師啊。李源趕緊把自己的鹿筋藤蛇棒往身上一圍，整理好了衣服，一躬到地：「二莊主，現有在下的老恩師，山西太原府太谷縣於家莊、西方俠長臂昆倉飄飄雙於老前輩跟您討教。」二爺胡元霸一瞧，知道這是鼎鼎大名的人物。便把刀裝入鞘內，摘下交給底下人，二莊主回過頭來：「老俠客，您是武林的老前輩，西方老俠！」「哈哈，胡老二，你也甭捧我，有這麼句話：人老不講筋骨為能，英雄出於年少啊。我畢竟是老了。」胡二爺心說：你老了，你這個老頭，表面說好話，腳底下使絆子！聽說在鐵善寺月台上你也跟濟源說你老了老了的，結果一巴掌沒把濟源給拍死！那麼大的鐵面伽藍佛給他一槓子一刀他都不在乎，可您的一掌，他就當場吐血，我不能不留神啊。胡二爺道：「老英雄太客氣啦，晚生胡庭本是末學後進，今天遇見前輩了，晚生一定奉陪，跟您學幾招，得些教益。」「哈哈，胡老二，你太客氣了，怎麼把刀擱下了，想跟我動動拳腳啊？這也好，你進招來吧。」老俠於成一捋頰下銀鬚，真叫份大。二爺胡元霸往前一搶身：「老俠客，晚生先進招了。」說完左手往前一挑一個引手，「腋底藏花式」，對準老俠的胸前便按。其實呀，老俠於成就是一招，份大欺著你啊！於老俠弓右步一斜身，身子往胡元霸的胸前撞，又拿右手往回一搭，這手功夫叫「定心肘」。胳膊肘對準胡二爺胸前便撞。二爺胡元霸的右手空了，人家於爺欺身進來，胡元霸一看要吃虧，不由得往後一撤步，右手回來，雙手合在一塊，一封老俠於成的胳膊肘，於爺就勢進步，捧掌，正是胡元霸的臉上。食指、大拇指正落在胡二爺兩邊的太陽穴上，手掌一貼他的臉，往下一蹭，唰的一下，沒使多大勁，胡二爺可就受不了了，眼淚也下來了，鼻子也破了。於老俠往後一撤步：「哈哈，胡老二，慢著點走，你不大好受吧。」胡二爺心說：我是不好受，您這一擡，我臉都險一些被您給擡破了！二爺胡元霸回去了。

老俠於成往那兒一站：「眾位，剛才王十古老俠跟李莊主說得明白，咱們雙方在大廳前是以武會友，點到而已，當然，我們誰跟誰也沒有多大的仇恨，彼此印證印證功夫，輸贏無關緊要。還有哪位過來呀，哈哈，我再奉陪奉陪，由於年歲大了，不能緊著動手，沒有那麼大的精力，哪位來啊？」

六爺湯隆湯茂海墊步擰腰過來了，湯隆的外號叫寶刀手，此人紫臉膛，大高個，花白鬍子。他來到跟前：「老人家，弟子湯隆當場討教。」「六莊主，好好好，老夫於成久仰你六莊主的本領，聽說你刀法很是出奇，不願意使刀嗎？」「老俠客，您老說的明白啊，咱們以武會友，刀不能用，就跟您討教討教拳腳，明知不敵，班門弄斧，老前輩不要見笑。」「噢，六莊主太客氣了，來來來，進招來吧。」湯隆往前一搶身，守如處女，動如脫兔，雙拳唰的左右一分，對準老俠的左右肩頸便砸。老人家於成「童子拜佛」，在當中往上這麼一支，雙手往回一抽，「嘍」的一下，把湯隆湯茂海的兩隻胳膊全攔住了，左腳紮根，一抬右腳，用自己的膝蓋，照著湯茂海的襠裡頭就來了。

這手功夫就叫「老和尚撞鐘」。湯隆心說：要壞，人家把我胳膊攔住了，那只能等死了。但老俠於成可沒撞，右腿這麼一抬跟著落下去了，輕輕地撒手，湯隆來了個坐蹲。湯隆臉一紅：「噢，老俠客，我輸了，回見回見。」老俠於成臉衝著湯隆正要說話，沒想到七莊主韓忠這個人，在後頭瞅冷子「唰！」照著老俠於成後腰眼就給了一刀。如果於老俠沒看見，這刀砍上，頂多把人家長衫給紮破了，但紮不進於爺的身體裡去。韓忠這一刀，李昆看見了，心說真丟臉！於爺也看見了。老俠於成左手一推鬍子一掉臉，拿自己的左腳靴子底往上這麼一頂，就這麼一搭，一下就把韓忠的刀給踢飛了。跟著換身，左腳一紮地蹦著起來，右腳就到了，正是韓殿遠的心口上，嘍！把韓忠踹出一丈多去。王十古心說：韓忠呀，你真不知道羞恥。韓忠一個「鯉魚打挺」起來，臉臊的跟紅布一樣，衝著老俠一個勁的作揖：「我排行在七，我叫韓忠，老俠我對不起您。」「哎呀，鼎鼎大名的七莊主，您過來動手啊，輸贏無關，我們這是以武會友，不是仇戰，暗算老夫，你未免有點差啊。韓老七，對不起你，這腳踹的勁兒大點。」李昆李太極很高興，心說：你是堂堂的七莊主，辦這種事情，暗算傷人，甭說你傷不了人家這麼大的俠客，即便你真把人家傷了，你也不好看啊。老人家李昆看了看所有的兄弟，用眼睛這麼一瞟，那意思是誰也別過去了，回頭於成能把咱們都給包了圓，這還行啊！

李昆李太極往前趕步一抱拳：「於老劍客我多年以前就想拜望您，苦於沒有時間，這一次想不到閣下的金身大駕會來到八卦

山，這也是讓我弟兄多學一點能為的機會，遇高人不能交臂而失啊。七弟韓忠實在無禮，望前輩莫怪。」「唉，大莊主，太客氣了，你們那邊還有誰沒動手啊？田家的老八沒動手，任家的老三沒動手，還有就剩下閣下了。那麼太極公是不是惦記著咱們在一起隨喜隨喜？過過汗哪？」「老俠客，您是高人，李昆無論如何也要給您接接招。」說著，李昆擺開了架式，左腳在前，左手在前，右手按在中臍，偏身一站，左腳尖往起這麼一挑，這叫太極十三式。「老俠客進招。」

老俠於成晃身形上右步跟左步，左手一引，右手輕輕的對準李昆的面門就打。

李昆李太極往旁邊一閃身，用手「推出窗前月」，跟首掌走「大鵬展翅」，右手對準老俠的胃脘穴上就按。老俠撤右步，伸左手往下一挽他，還是那手「倒攆猴」，往後一撤左腿，右手掌對準太極公胸前便打。李太極往旁邊一閃身，展開自己的太極十三式。兩位老俠十個回合開出去，於老俠想讓大家看看，同時也讓王十古瞧瞧，請你是為了說和，要為了打，不用請你，我於成的兩隻巴掌還不老呢！於老俠大褂一兜風，往下一矮身，真是形似猿猴、恰如狸貓啊！腳底下一點響都沒有，只能聽見噹、噹、噹身法展動的聲音。

但是有一樣，於成不贏李昆，人家給王十古留著呢。王十古明白了老俠於成的心，心裡想著該是自己過去的時候了，又一想我把老俠於成給換下來，這可不太好啊。正在猶豫，這時候海川「噌」的一下就過去了，海川心說：事是我的，無論如何我也得來一下子啊，不能讓眾位哥哥過去了。海川來到於老俠跟前說：「哥哥您起來。」童林敢說話呀！老人家虛點一掌，縱身形出來，故意的喘著氣說：「啊，啊，哎呀，讓太極公把我忙壞了，海川呀，好兄弟，你疼護哥哥，乾脆你跟太極公討教討教吧，太極公，改日再會了啊，啊，承讓，承讓，哈哈。」於老俠一樂。李昆一攔：「前輩您先等會兒。」

「噢，太極公有什麼吩咐？」「盛名之下絕無虛士，晚生李昆年近七旬往外，在江湖路也走了些年了，聽見您的名可不是一天，年輕時候就聽到了，果然名不虛傳，您的功夫確實是好，我李昆不敵，您容讓我的地方，李昆銘記肺腑。」看來李太極是光明磊落的人。李昆想：人家看得出來，我幹什麼不說出來？於老俠讓著我了，那我心裡說著，說真的，我要不言語可不好，叫人說我李昆太賴。老俠於成一擺手：「太極公客氣，我老了，我確實不成了，海川啊，來吧，跟太極公你們二位交談交談。」老俠於成回來了。海川過來道：「太極公，你我應當一戰，我就是童林啊。」「哈哈，知道，童俠客。閣下年輕有為，武林道後起之秀，作為在武林裡呆了幾十年的李昆，認為出了您這樣的人物是件幸事，童俠客，好吧，我討教討教您的別開天地自立一門的武術功夫，請！」海川往後一撤步，前掌往前一伸，凹腹吸胸往那兒一站，目如懸磬，好精神，跟小老虎似的。李昆也佩服，我這手下的年輕的人多著呢，但跟人家童林比差得多，人家功底磁實。

海川往前一趕步，左手晃面門，右手掌「麒麟吐書」掌掛一團風，「鳴」的一下，對準李昆李太極的胸前便打。剛才海川八步打了燈，李昆不是沒看見，海川好充沛的內力啊，真的這一掌要按在自己的胃脘穴上，不死也得傷。

我四弟鐵臂羅漢法禪僧在杭州播上，就是叫他打的啊！李昆不敢疏神大意，向左一滑步，雙手一封，跟著往前一搶身，「丹陽手」奔海川的右面太陽穴就打，也是掌掛著風啊。海川往下一矮身，雙手一長，一搭右手腕子，跟著往前一搶步，對準李昆李太極的兩肩就搭。李昆李太極「燕子分雲」躲過去，兩個人彼此道請，當場動手又打上了。李昆李太極自稱一家，太極十三式，把這招術展開來，由裡往外穩中取勝，先防備後往外施展，叫做後發制人。

海川腳踩八門，施展的是八卦掌，由外往裡，抽撤連環，招術出奇，根底甚佳。兩個人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，不相上下。這才是真正的一柔一剛，一里一外，剛柔相濟。兩個人一打就是三十幾個回合啊，大家都聚精會神地瞧著。

老俠王十古這樣想：大老遠的千里迢迢把我王十古請來，原為給兩家說和事，我怎能旁邊站立？今天這事情得完在我王十古手裡，我要緊著往下耗，又有什麼意思啊。老俠王十古想到這兒，看了看自己的弟子金睛紅龍應太和說道：「別動窩，一會兒想著給我軍刀遞過去。」太和就知道師父要動手了。

老俠王十古邁步往前走，來到切近：「李昆賢弟、海川賢弟，你們二位先別動手了。」兩位縱身形出去了。海川看了看王老俠道：「怎麼？老人家，你惦記跟太極公走上三合五式嗎？」老俠對海川點了點頭：「賢弟啊，你們確實是棋逢對手不相上下，海川先回去。」海川回來了。

李昆李太極一躬到地：「哥哥，到底您出頭了。」老俠王十古也知道李昆不樂意，但是這也沒法子。王老俠說：「賢弟呀，眾位英雄千里迢迢把愚兄叫到此地，原為你們兩家息事寧人，請兄弟你對愚兄多多的原諒，如果賢弟懸崖勒馬，我看事情也不難辦理，但是，寒拘住了火，騎虎難下，也難免進招動手。兄弟呀，當初愚兄我來到八卦山蒙你百般款待，拿哥哥我當座上賓，直到今天愚兄也感恩不盡。當初，咱們哥兒倆通過口談，你的乾坤太極圖三百六十五式上中下走三盤，有獨到之處，哥哥我也把我的五行八卦掌三百六十五式跟你談了。今天咱們就驗證驗證當年的功夫，你我弟兄沒有藏私之處，品一品人格，倒不見得非分出上下高低不可。你看可以嗎？」李昆點頭：「哥哥，您的話，小弟李昆從命。來，看軍刀。」弟子們把李昆李太極的乾坤太極圖給拿過來了，大家一瞧，純鋼打制，外頭罩著金衣，二尺四寸長一根，兩根是一對，頭上是個茶碗口大小的圓片，圓片兩面都是陰陽魚，底下有五個小雲彩托托著，往下來，是太極圖的圖桿，後頭手攥著的地方往下，有個八寶燈的疙瘩。攥手的地方有個護手就是小月牙兒，利銳鋒快。李昆李太極把自己的太極圖懷中一抱：「哥哥，您請吧。」王十古點頭：「太和，把軍刀給我拿過來」應太和把包袱打開之後，將軍刀托過去了。王老俠的軍刀跟李昆那個尺寸是一樣大，也是純鋼打制，罩著金衣，但是它這頭上不是太極圖，而是一隻小孩的手，手掌平著，手腕也是五個雲彩托著，往下來也是一根長桿，有個八稜疙瘩，當中是手攥的地方，頭裡也有一個小月牙的護手峨嵋杖，一模一樣，這叫五形八卦掌。老俠王十古把五形八卦掌懷中一抱，來到切近：「太極公，剛才於老俠也說了，你我弟兄也有言在先，武術嘛，本是遊戲二字，你我也只是驗證驗證就可以了，談不到誰勝誰負，請。」

說完，「大鵬展翅」，左右一分五形八卦掌，李昆李太極也是左右一分太極圖，左手太極圖往上挑，右步往前插，右手太極圖往下落，太極圖的圓扁衝王老俠頂門就點。王老俠縱眉瞪目，抬頭看太極圖來了，雙掌一搭，跨右步，拿著兩隻掌一搭，往外一捅這太極圖。李昆李太極往後一撤步，王十古右手墜肘沉肩，左手掌划了個圈，直奔李昆李太極的胸前打來。李昆李太極雙圖一搭，左右一分，合圖往前捅，一個在胸膛，一個在小腹，對準王十古就到了。老俠王十古跨右步斜身，右手往上支，左手掌往下壓，兩個人當場動手。四條軍刀打在一處，但是並不快，步眼擇得清楚，肩架非常好看，哪一招哪一式出來都四明兒見線，讓您看得見功夫。只見二位銀鬚亂擺，大褂兜起風來，亞賽蝴蝶相仿，滴溜溜的打旋，大廳前一場鏖戰。

王十古和李昆的這場交戰，除使雙方息事寧人之外，另有一層意思是，雙方都想驗證一下，當年兩人的手談是否是真心實意的，有無藏招掖式的伎倆，一直到三百六十五式完，沒有一招錯誤。李昆點頭：罷了，王十古一句瞎話沒說。老俠王十古也看出李昆是正人君子，人家也沒說瞎話。但是兩個人的出身、兩個人的性格不一樣，李昆是個膏梁子弟，家裡是大財主，公子哥啊，他的性格跟王十古可不一樣，老俠王十古出身跑腿的。當初，兩人在一塊兒磋商技藝，王十古離開八卦山後，李昆只有一個想法，一來跟王十古交成莫逆，二來老哥哥王十古的五形八卦圖跟我的太極圖完全一樣，什麼時候我們兩人對練起來，定是棋逢對手、將遇良才，山中虎雲中龍，都是一般大的本領。但是人家老俠王十古就不然，王老俠認為，我跟李昆是朋友，我們倆的招術相同，將來一旦之間有了變目，我拿出五形八卦掌想贏人家李昆，辦不到。所以老俠回到家中之後，自己琢磨了一招，叫敗中取勝，走後留招。

現在，老俠王十古到最後一下了，左右手一悠，對準李昆李太極小腹便點，這是收式的招。李昆李太極當然也是一樣，拿雙圖往下一落，封老俠王十古的八卦掌。王十古銀鬚往右肩上一甩，腳尖一點地，噌！在李昆的眼前頭往前長腰，出去六七尺。李昆一看，知道是走後留招。李太極可說：「老兄，勝負未分，您往哪走啊？」說完肩頭一晃，腳尖一點地，抱元守一，喇的一下，就奔王十古來了，右手太極圖在上，左手太極圖在下，對準老俠王十古後腰上便點。老俠王十古來了一手「鴿子翻身」，右手的八卦掌橫著，自己扣著腕子，左手八卦掌順著，轉過身來，正打在乾坤太極圖的兩圖上。遠遠的一瞧啊，就好像一個小孩伸出兩隻手抱兩

個燒餅一樣，這勁來得脆，筋勁拿得准，招術發得猛，這叫八卦掌巧打太極圖。就這一下，李昆李太極攔不住了，虎口一發麻，噹啷啷啷，乾坤太極圖落地了。這時老俠王十古就勢一撒手，當你乾坤太極圖往下落的時候，八卦掌也在地上了。李昆往後一撤步，王十古也往後一撤步滿臉春風：「哈哈，兄弟，哥哥我輸了。」

在場的都是行家，誰輸誰贏不用交待，人家知道。李昆李太極很感激王十古：「哥哥，在場眾位都是武林高手，兄弟我輸了。您這是成全李昆，有生之日即感戴之年啊。」「兄弟，你輸我輸，你贏我贏，無關緊要，你提的這第三個試藝，也就算到這了，不要再往下搞啦。兄弟呀，該試這第四樣了。」

「不錯，這第四是蹬萍渡水。」「對，對。咱們到哪兒去練這蹬萍渡水啊？」

李昆說：「到八卦山的後山，那裡有水。」「兄弟，哥哥有個不清之事問一問。既然我們試藝過半了，你得把兩個孩子給我們帶出來，讓我們瞧瞧，到底把這兩個孩子擱到什麼地方，最後我們怎麼捉拿這兩個孩子？你得說出個辦法來啊」「哈哈，哥哥，這第五藝就是在後山望雲亭下捉拿二小。我弟兄八個人，每到月亮高照的時候，尤其是在夏天八月節，都要到後山望雲亭去賞月。望雲亭是隨著山勢在上頭建的一個亭子，直上直下，總高三丈五，上頭有一點八字，八字往上有五尺高的坎牆，我把兩個孩子就放在望雲亭內，到最後一藝，平行十三丈五，然後是您這方面上去人，您上去了，韓寶、吳志廣帶國寶就在望雲亭內，可以伸手捉拿。來人那，把兩個冤家給我綁出來。」

旁邊有人搭言：「哥哥，我來吧。」正是五爺火眼金睛莫賀永賀建章。幾個人推推搡搡把韓寶、吳志廣押出來了，都是五花大綁。這一次倆人不像在金銀亂石島那麼狂了，低著頭一聲不言語，往李昆李太極的跟前跪一跪。老俠李昆用手點指：「兩個奴才如此猖獗，明目張膽屢犯國法，大內之中盜出國寶，你二人該當何罪啊？」唉，叫我說你們什麼呢！」老俠李昆申斥了兩句，伸手從韓寶的兜裡頭拿出一個油綢子包來，包得十分結實，老俠把這油綢包拿出來道：「老哥哥，眾位英雄，這就是國寶翡翠鴛鴦鐲。」李昆把包打開了，裡頭是氈子的軟包，再把氈子打開裡頭才是錦緞的包，把黃雲緞子包再打開，裡頭有綿紙，綿紙裡頭才是翡翠鴛鴦鐲。在掌中這麼一托，寶光豔豔，一片霞光啊。海川看著啦，老俠王十古往後一撤步，啪一甩自己的襖袖，口喊「萬歲！」跪下磕頭。看見國寶了，就等於皇上在那兒一樣。於老俠、大傢伙兒全都跪下磕頭。磕完頭以後，小包重新包好，李昆又放在韓寶的兜內。「你們去幾個人，把這兩個冤家押到雲亭上。」「小弟等遵命。」四爺法禪、五爺賀永、七爺韓忠帶著幾個弟男子姪押著韓寶、吳志廣，帶著國寶直奔後山望雲亭。

這個時候，老俠王十古一抱拳：「兄弟，那麼咱們就試這第四藝吧？蹬萍渡水。」「哥哥您隨我來。」眾人轉到後山，打正北面看沒水，出了後山，到了後莊門，越過一道山環，此處豁然開朗，望雲亭就在西北上。這是南盤江的水流到山裡頭的一個支流，但是，在這支流的旁邊，有一個深深的大坑，方圓也得有一里地長，裡頭足有三尺多寬，裡面的水湛清碧綠啊。大傢伙兒來到跟前，老俠王十古拿起一塊石子來，啪！往水裡頭一扔，李昆就瞪了王十古一眼，心說：你這老頭子，什麼虧都不吃，我李昆把你們眾位約到這兒，我絕沒有害你們的心，難道說您還不放心？蹬萍渡水是一種功夫，你這一腳蹬上這水皮，就等於一隻船放在水皮上一樣，所以他才不沉。在腳的周圍要有一種力，水的深度還得夠，這水的浮力才浮得住。其實，人家王十古是試試這個。大家完全都站好了。王老俠道：「賢弟，這蹬萍渡水，你們那邊誰來啊？」「啊，當然小弟李昆獻丑。」「那麼好吧，先看賢弟的。」李昆李太極依然是太極十三式，中心一點，氣貫丹田，抱元守一，力量放上了，這式子可不變，左右手合著，左腳在前，上右步，啪！啪！兩腳換步，這腳往水皮上一落，水往外蕩漾，啪！啪！啪！李昆一個來回之後，退到地面，鼻孔之中一省力，深深地出了一口氣道：「哈哈，眾位，獻丑獻丑。哥哥，看您的吧。」老俠王十古點頭：「不錯，愚兄奉陪賢弟練此蹬萍渡水。」

說完了，可是王十古不動，瞧著這水。噢！李昆明白了，當李昆登岸之後，水因為加了力了，嘩嘩嘩在裡頭還顛動呢，人家王十古在等啊，耗了一會兒這水才平靜下來。「眾位，給我看著點。」老俠王十古邁步往前走，把自己的長衫撩起來，抱元守一。拿椿站穩，氣貫丹田，兩道鬚眉微立，虎目圓睜，二目凝視往前瞧，啪！啪！啪！一路水皮，轉眼之間就是一個來回。大家「嘩」一陣鼓掌，「哈哈，兄弟，獻丑了。第四藝既然試完了，我們趕奔望雲亭試絕藝，平行十三丈五。」李昆答應，大家合在一起，由八爺田子步帶路，從後山就往西了。

望雲亭修在一個小山頭上，果然按李昆所說啊，這山是直上直下的，兩面有石頭台階，可以登著上去。如果到八月份，把盆栽的桂花往這望雲亭周圍一擺，桂子飄香，清風送爽，在這個地方一賞月，喝！那可美極了。但這十三丈鏡子面那麼平啊，打算從這底下一直上去，那就得施展狸貓登樹的功夫。當然海川會這手，他有三年繞樹行功，這三年繞樹就等於平行。大家來到望雲亭下，遠遠望上看，上頭還有五尺的短牆，亭子在裡頭，影綽綽看著韓寶、吳志廣在這望雲亭裡頭擱著呢。這時候，海川就過來了：「太極公，您的意思不就是從這山根底下到上頭嗎？越這矮牆過去就到望雲亭，這叫平行十三丈五嗎？」李昆李太極點頭：「不錯。」「太極公，要是那樣，我海川不才試此第五藝。」李昆看了看童林，心說：這青年八步打燈，內力充沛，如果還能平行十三丈五，有狸貓登樹的功夫，這個人可畏啊！李昆他們哥兒八個，平時在望雲亭飲酒賞月，只要喝著一高興，李昆李太極就給七個兄弟來這一手，一蹬一蹬，噼噼噼，轉眼之間從底下去，大傢伙兒哈哈一笑，多喝幾盞酒。沒想到這童林會此絕藝。「那麼好吧，請童俠客試一試絕藝吧，讓我們大家也開開眼。」

海川邁步往前走。有人不懂這個，還認為海川是跑著上去，借勁使勁呢。

借勁使勁能有十三丈多高的勁嗎？海川身子、臉緊緊貼著牆，鼻子尖都快挨上了，雙手下垂，氣貫丹田，這第一抬腿，唰！右腳起來了，腳尖微然一蹬，噌，左腳也就起來了。噼，噼，噼，快極了，跟貓一樣啊，貓爬樹就是這麼一手功夫。一步五尺，轉眼之間就到了八字這兒。八字兒就是這牆往裡縮進一頭去，也就是一巴掌這麼寬，有點斜坡。海川腳尖一蹬，上頭還有五尺，右手一按這牆頭一長身，唰！又上去了。底下人都抬著頭看著，大家都在鼓掌。哎呀，海川一抬頭，望雲亭離此不遠了，韓寶、吳志廣都是倒剪著二臂捆在望雲亭中。海川長歎了一口氣，心想：我海川奉聖命出北京下江南，出生入死，到底天稱人願，國寶可以還朝了，韓寶、吳志廣也得領國法受王章進京請罪。想到此，海川噔、噔、噔緊行幾步來到切近。伸手一抓，「啊！」

海川可就愣了，這倆人很輕，海川沒抓著，直晃悠，敢情不是真人，是用魚皮做的假人，穿上韓寶、吳志廣同樣的衣裳。嘿，您還記得金銀亂石島嗎？

就因為九寨王說話不算數，才破了達摩堂，他們把韓寶、吳志廣、陸寅、陸豐給放出來，才有三俠斬九寨。海川最痛恨的是說瞎話，說了不算的人，沒想到李昆李太極外飾溫恭之貌，內藏虎狼之心，想用五絕來將我弟兄擱在這兒，眼看伎倆敗露的時候，他們又用假人搪塞我們，把韓寶、吳志廣救走了。

海川一看受騙了，劍眉雙挑，虎目圓睜，就火了。後來一想：唉，這裡頭哥哥秋田跟李昆是朋友，王十古跟李昆是朋友，千里迢迢，人家來了，我怎麼著也得看在這些斡旋人的身上，不能跟你李昆一般見識，否則，你獻出國寶，我姓童的也跟你完不了！可又一想：唉，能把國寶得著也就算了。這樣，他伸手往這假人懷裡頭一摸，是有這麼一個包，拿出來很沉，打開一瞧是半頭磚。喝！國寶也沒有了，海川氣得是暴跳如雷啊，伸手抓起這兩個假人，到了這坎牆邊兒手一舉：「李昆，接著。」大傢伙不樂意了，你把韓寶、吳志廣逮住了，可也不能給摔死啊？這玩藝兒十幾丈高，能接住嗎？李昆也在想啊：唉，海川這個人是怎麼回事啊？你忘了，這是人。費盡三毛七孔之心，九牛二虎之力，不從北京拿的就是他們倆，你給摔死了怎麼辦呀！李昆一看不對，這倆人體重不夠，發飄，不是真人，落在地上撲的一聲。啊！李昆的二目發直。海川順著台階，噔，噔，噔，轉眼之間來到下面，用手點指：「姓李的，你花言巧語欺騙童林尤可，要你欺騙在場的眾位英雄，你真是衣冠禽獸之輩。」李昆到了跟前伸手一摸，果真是假人。人家海川罵自己，自己乾睜著大眼、乾張著嘴說不上話來。大傢伙兒也圍過來了。海川站在李昆的跟前示威，哎呀，李昆一陣的難過呀。臉衝著北俠秋田道：「哥哥，悔不聽兄長之言，今日果有此事啊。」李昆眼前一發黑，往後一仰，咚的一下就急死過去

了。

敢情這裡頭有原因啊！當初趙勝到鐵善寺報信，北俠秋田才來到八卦山。

八卦山的四莊主法禪和北俠秋田原來都是谷道遠的徒弟，只因法禪學藝日中無人，故意刁難秋田，才叫老師知機子谷道遠給轟出廟去，法禪到江南來巧遇李昆，這才到了八卦山。二人不和，這次北俠秋田來，與法禪仍是不和，與別位也是點頭之交，但是這八位莊主中有三位跟北俠不錯，李昆、胡二爺、田八爺。秋田來到中央戊己土大廳，擦臉漱口喝了會兒茶，說了些一般的閒話，李昆備酒宴給老俠秋田接風揮塵，到了傍晚，李昆李太極傳話：「在我那屋裡準備一份行李，我跟哥哥同枕安眠，抵足而談。」秋老俠很高興說道：「兄弟，那太好了。」李昆老早的讓哥兒幾個都休息去了。這老哥兒倆來到了寢室，沏了一壺熱茶，老哥兒倆坐下了。李昆這才細問：「哥哥，您幹什麼來了？」北俠一笑道：「哈哈，我幹什麼來你還不知道？但我問你點事你不一定知道。」「什麼事？」「你知道童林是誰嗎？」「我不知道啊。」「你看，海川是你二師叔、三師叔，我的二師爺、三師爺的弟子，你、我、他咱們三人都是一樣的人。看這意思咱們是窩裡反呀！」哎呀，李昆李太極當時可就愣了：「是啊，談笑清居無機子尚道明，愛蓮居士太乙劍客何道源是我的親師叔。哥哥，這事不好辦了呀。」秋老俠說：「我也是在杭州才知道的，他把老四打了以後，我到了杭州二次開播，他在播台以上，跟我提了，我才說出我的來龍去脈，說完了以後，他趴在台板上給我磕頭。說真的，千人瞧萬人看，他這樣做可不容易呀。上台是動手的，說話遠處都聽不見，小伙子趴在哪給我叩個頭，我說什麼呢？這年輕人可交啊！這一次我從鐵善寺來，就想著把這事跟你提提，咱們把事情了一了。」李昆想了半天道：「哥哥，您不是來了嗎？將來這事完就完到您身上。當然，您提出來咱們是一家子，這就沒得說了。不過哥哥，兄弟我的心裡有點不痛快啊。」「你說出來，愚兄聽聽。」「好吧，咱們哥倆說心腹話。人家海川在東西臥虎山學藝完畢，奉師命下山興一家武術，丟失路費，北雙雄鎮掌打雷春。哥哥，咱們決不能埋怨人家。雷春到了八卦山我就責備雷春，他丟了路費，是很急的，你給他幾個錢就完了，可你要跟人家動武，叫人家想，我不打你一下子你不給錢，所以把你吃的炸醬面打出來還多嗎？你回來幹什麼來了？到八卦山挑撥是非，讓我們弟兄八個人找人家新出世的童林去？這個我不去，你好好給我在家裡練。您看，直到今天雷春依然在八卦山，我不讓出去。」「兄弟，你辦得對。不袒護自己的弟子，這是好的。」李昆接著說：「但是，韓寶、吳志廣、賀豹這三個奴才背著小弟，他們進了北京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賀豹被打回來，韓寶、吳志廣在北京城大內盜了國寶翡翠鴛鴦鐲，事後我才知道。童林奉聖旨待罪捕盜，我不能怪人家吧？兩個小冤家不達時務，大內盜出國寶，這是國家的欽犯哪，人家海川拿他們兩人，先不提這一掌之仇，兩掌之仇，就說這事，咱們不但不能管。而且童林真要到八卦山來拿韓寶、吳志廣，我得給，因為咱們是上三門的弟子，咱們是講理的人啊。海川不來啊，當然他不知道韓寶、吳志廣是咱八卦山的人，可是在清河油坊鎮店房行刺，童林知道了，既然知道韓寶、吳志廣是我八卦山的弟子，我住家有門，開舖子有板，你應當上我這兒來啊？只要你童林到這裡，我就得獻國寶，我就得把倆孩子綁出去，我們哥兒八個最低的限度，也得打一個家教不嚴之罪啊，我們也得請罪啊。」北俠秋田聽了點了點頭：「這便才是。」李昆又道：「童林不來，童林不懂什麼，可是侯振遠呢？他乾了一輩子綠林道了，他能不懂這個？這分明是瞧不起我。他要幫著童林捕盜拿賊，我不埋怨，結果帶著童林上了杭州鎮播，把四弟法禪給打吐血。您可以問問四弟，他去的時候，我一再說明不准去，因為這裡頭攪和著童林這些人。他不聽我的，結果讓海川給打了。」

打四弟是不是殺雞給猴看啊？如果不是那樣，我李昆也得往那兒想啊，你們把我們老四打了，這是打個樣給我瞧的，不獻國寶不獻二小，將來童林的巴掌也落在我的腦瓜頂上啊。哥哥，咱們武林道就有點嘔氣啊。不過，我還退一步想，你們杭州的事情完了是不是應當到八卦山來呀？只要到這兒，你一說仁義話，咱們就一天雲霧散，我李昆不再說別的，我獻國寶打官司。可是他們北高峰獻藝賀了號，下雲南先到鐵善寺，跟鐵善寺掛上鉤了。這不是殺雞給猴看嗎？其實鐵善寺離我八卦山才幾十里地啊，哥哥，比方說鐵善寺的事情出來了，他們先到我八卦山來，首先我李昆出頭，我跟濟慈、濟源都有交情，我給他們兩造說和，然後我獻國寶打官司，這不是很好嘛！誰知他們四十里地外在我門口外頭打濟源，這叫敲山震虎啊！但是我知道哥哥您在那兒呢，我害怕哥哥您不來，哥哥您這一來就給我台階了。您先住幾天，看看他們打算怎麼辦，如果有了下腳的地方啊，哥哥您從中說句話，您是我師兄啊，我的事情您做得了主啊。」「兄弟，你看得起哥哥，我秋田秋佩兩兩肋插刀我也不能讓咱們同室操戈，手足鬩牆，用自己人的刀子捅自己人的胸口。哥哥我八十好幾了，你們雙方都拿我當個兄長，這個事咱們得完。」「完，一定能完了，這您放心。不過您在這住幾天，看他們怎麼辦。」「好吧。」

這樣秋老俠才不給鐵善寺送信。沒想到過了些日子，劉俊下書信來了，這書信寫得浮皮蹭癢的。人家李昆當然是試試劉俊，哪能殺劉俊呢？結果劉俊走了，吃完了飯，李昆他們哥兒倆到寢室坐下喝著茶，李昆問：「哥哥，您說劉俊這小孩幹什麼來了？」「哈哈，他呀，他是惦記著看我在這怎麼樣了，是不是遭你軟禁起來了，還是你把我暗算了。」「噢，哥哥說得不錯，是來探聽虛實的，看來鐵善寺出了高人了。好吧，我不理他這茬。」其實人家李昆早就準備了巡邏船，準備了打更的。各處都埋伏人，三小到八卦連環堡外，那船給他們引到山根這兒，人家山裡就知道信了，很快把三小引到大廳給拿住。李昆李太極等放了三小後，跟北俠說：「哥哥，我本指望這次能把侯振遠、童林他們給拿住一個，我這氣也就消了，咱們國寶也就獻了。哈哈，沒想到拿到仨孩子，咱大人不能跟孩子嘔氣啊。」「兄弟，你很開明，我看這事要不就哥哥我出個頭，咱們就完了吧。」李昆搭言：「得了，既然他們沒鑽咱們這圈，看來鐵善寺還很有能人，哥哥，咱們這麼辦吧，明天您就回去，把他們眾位約到這來也一樣，把我李昆叫到鐵善寺也一樣，哥哥，我可不衝著侯振遠，我衝的您。」「兄弟你別說了，我八十多歲了，連這事都不明白嗎？這個事我不願意出頭，你也知道拙嘴笨舌說不上話來，了事人得能說，我辦不到，但是非我不可。」「對對對，明天您就回去。」沒想到派到鐵善寺打聽情況的人回來了，十老請八卦，奔了廣東龍門縣，這件事情，連老頭秋田都有點掛勁了。心說：侯振遠你們辦的這叫什麼事啊！我上這幹什麼事啊，我上這幹什麼來了？你們不聽我隻字片語，瞅空子請王十古，看來這件事情，我了事不夠分量啊，你們另請高明了。眾位，好漢子怕翻身，光棍怕掉個，辦事您得四水相合！說真的，不是秋佩兩跟侯振遠、童林這樣的交情，秋佩兩就翻車了。你們托我上這來，我來了，可沒聽我一句話呀！

你們把我攔在哪啊？把送殯的埋墳裡，我算哪頭的？

當天晚上，哥兒倆坐在寢室喝著茶，李昆道：「哥哥，您瞧，我不應當說您，但您的朋友辦得這叫什麼事？您來了，一句話都沒聽說，他們又去請王十古，哥哥，這事可完不了了。」「為什麼？」「哥哥，都知道王十古比我能耐大，都知道王十古是當代俠客中的魁首，他們請王十古壓我李昆一頭，我就是個泥人，我得有點土性啊。」「你打算怎麼辦呢？」「哥哥，我打算這麼這麼這麼辦，真的王十古來了，我可不是攔朋友，我跟王十古也交情莫逆，和你我之間都是一樣的弟兄，我惦記著把他們攔一頓。攔不了那是我李昆沒能耐，那我就獻國寶打官司。」「哎呀，兄弟呀，你辦的這個不妥當啊。」

「怎麼了？」「你們八個人不是一個心，到了時候要給你一撤梯子一摺台，兄弟，你可就抓瞎了。」「摺台？撤梯子？啊！哥哥，不能吧。」「兄弟，你八個人是手足，哥哥我疏不問親，但我看得出來，有跟您離心離德的，一個法禪，一個賀老五賀永，一個韓老七韓忠，跟您就別著勁呢。韓寶、吳志廣是你的姪子，但是不屬於你這個支派的。真正跟你貼心的，是胡家老二、任老三、湯老六、田老八。您尤其要注意你們老七。」「哥哥您放心，儘管過去老七是個賊，自從歸入了八卦山，這個人循規蹈矩還算不錯，替八卦山做了不少的事。」「哈哈，兄弟你聽我的，王十古一來你就完事，這樣你不寒磣？」「不，我可完不了！咱們是師兄弟，您打我也打得，罵我也罵得，王十古到底是客情啊，誰都知道王十古比我強，我要一完，就顯得怕了王十古了。」「你要不完，我說這話你別不愛聽，你非栽跟頭不成。我再勸你一遍，只恐他人之心不似你心啊！你們雖然是弟兄，你也得防範一點。」「哥哥，我自個的兄弟怎麼回事，我還不知道嗎？您放心得了，絕對沒事。」「唉，但願如此。」人家北俠也就不能說什麼了，其實北俠早看出這步棋來了。胡二爺從鐵善寺回來之後，把事情都說了，大家都知道王十古等人明天要來。

李昆說：「咱們明天跟他們試五絕藝，秋老哥哥是咱們的朋友，秋老哥哥願意參加這邊，咱們是非常的歡迎，秋老哥哥參加那邊，咱們也歡迎，咱們不是為了賭氣賭輸贏。你們幾個人有什麼想法，可以說出來，咱們大家商量。」

眾人異口同聲道：「就按哥哥您說的這麼辦了。」其實完了事以後，鐵臂羅漢法禪跟五莊主賀永都叫韓殿遠給請到他那屋去了。韓忠韓殿遠跟這兩個哥哥說：「咱大爺辦的事我不樂意啊。」「兄弟，你怎麼不樂意？」「我問問您，韓寶、吳志廣都是咱們的孩子，跟大爺隔著一層關係呢。四哥被打，你兒子賀豹被打，這事這麼著就完了？王十古能為高強，藝業出眾，二十年前咱們就親眼看到了，就憑咱們這武藝，王十古一個人就頂住了，看來，咱們大爺要拿咱們兩孩子送禮！我不乾，你們二位想想吧。」「那麼你打算怎麼辦呢？」如此這般，這麼這麼這麼辦。「好吧。」要不怎麼這三個人能說到一塊兒呢。原來，他們從八爺田子步那兒偷來兩個假人吹鼓了，又把韓室、吳志廣喜歡穿的那兩身衣裳給穿上，一切都歸置好。第二天，雙方快試四藝了，他們知道不行了，這才把韓寶、吳志廣捆上來，佯裝把他們兩個人送到望雲亭上，實際是把倆假人、半頭磚塞好了擱在那兒了，然後準備了一隻快船，四莊主法禪、五莊主賀永、七莊主韓殿遠，還有韓寶、吳志廣、賀豹、劉洞、韓慶，這爺八個收拾完了東西，接著就乘快船跑了。直到現在發生了這件事，李昆才想起秋老俠的兩次規勸，自己為什麼不加防範呢？李昆急忙查看，四、五、七爺，三位全不在了，另外，就連這幾個弟男子姪，除去通臂猿雷春雷振恒外，全被他們給拐走了。所以李昆才說了這麼一句：悔不聽兄長之言，今日果有此禍。說完，撲通往後一仰，就昏死過去了。